

首
版

(台湾) 玉翎燕 著

金盞玉刀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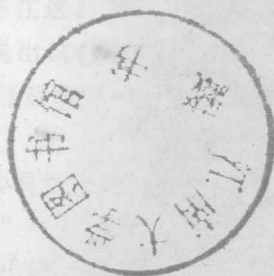


90892310

金盞玉刀

玉翎燕 著

上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3·沈阳

“金盏”为最近江湖上大家最注意的一句话。

原因有两个：

一个原因是大学士张廷玉的府里，遭了偷窃。

张府在桐城西门，占了半条街，乡人都称之为“小宰相府”。桐城人习惯上把张英、张廷玉父子，称之为“父子双宰相”，认为是挺光荣的事。

俗话说：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宰相家。相府里珠宝珍玩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可是这次失窃的东西，只有一件：一件纯金铸造的“金盏”。

据说：这件“金盏”，是当年老宰相在世的时候，皇上赏赐的。最正确的说法，这件“金盏”是当年皇上赏赐给宰相夫人的。为什么皇上会赏赐给宰相夫人？为什么不是皇后赏赐的？没有人知道。道听途说的事，是没法子挖根刨底的。

还说：这件“金盏”是件宝物。盏里面有两条用细小的珠子嵌镶而成的龙。如果用酒倒进金盏里，两条龙仿佛

是活的，吞云吐雾，像要乘云破雾飞去。

还说：“金盏”每逢大雷雨的天气，里面隐隐有风雷之声，而且氤氲有雾出现。

关于“金盏”的传说，还有很多。反正传说的事，无法考证，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，茶余酒后，拿来说说，也没有人去认真追究。

这回“金盏”丢了，到是千真万确的。

宰相府里遭了窃，桐城县、安庆府，可是天大的案子，幸好宰相府里存心不失仁厚，传话出来：“案子要尽快的破，但是也不必严逼捕快衙役。”

因为，相府知道，捕快衙役只能拿着练子向那乡土老农的脖子上套，要他拿贼，他们没这个能耐。

相府又传出话来：“悬赏！只要能找回这只‘金盏’，赏纹银八百两，绝不追究。”

八百两雪花银，整整五十斤，就是有钱人的眼里，也是一笔大钱。在一般人来说，可以养家糊口一辈子。

这件案子，原意是要秘密进行的，因为丢了皇上赏赐的东西，那是欺君之罪，那是可以杀头的。

事实上，大江南北，淮河一带，包括洪泽，鄱阳两大湖，水陆黑白、各路朋友，几乎人人皆知。

不过，也有人说：“相府要寻回这只‘金盏’固然很急，但是，即使找不到，即使皇上知道了，也不会丢官杀头。”

因为当年皇上赏赐给老宰相夫人的时候，并不是官式的赏赐，自然也就不能按官法来处置。

其实，这些传闻，江湖上的人，并不关心。江湖上所关心的只是那只“金盏”，那只富有传奇性的“金盏”！

因为这只“金盏”的遗失，包含着以下四个问题：

一是：相府里的值钱东西那么多，为什么单偷这只“金盏”？

一是：“金盏”藏在相府，没有人能知道，窃取的人怎么会晓得藏盏的地方？这个人是谁？

造成“金盏”在江湖上轰动的另一个原因：最近在江湖上突然出现了一位高手。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一身十分了得的功夫。

这个年轻人，大家只听说他姓花，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。他使的兵刃非常特别，江湖上是前所未见的。是一支两尺三寸长的纯钢棒，棒的一端是一朵钢制的小菊花。这种路边常见到的小菊花，有一个很美的名字，叫“金盏花”。

漆成黄色的“金盏花”，可以当做暗器，只要一拨机纽，细小的花瓣，顿时化作一阵花雨，变成要命的钢针。

因为这位年轻人姓花，又使的是金盏花作兵刃，大家都叫他作“金盏花”。

金盏花的出现江湖，是在一次重要的聚会上。

常州城丁家庄，丁老爷子七十大寿，三山五岳的各路英雄好汉，前来给丁家老爷子拜寿。

丁老爷子名丁常山，一柄金刀在江湖上闯了卅年，博得金刀无敌的名号，年老退隐，回到家乡常州。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丁常山老爷子的七十大寿，成为常州的一件大事。

在贺客盈门，高朋满座的丁府，这天来了一个年轻人。新剃的头，油松松的大辫子拖在背后。绸布大褂，脚上穿

的是一双千层底的鞋。白净脸膛，挺直的鼻子，一双有神的眼睛潇潇洒洒地跨进了丁府的大门。

没有送贺礼，只在礼簿上写了一个龙飞凤舞的“花”字，放下笔就朝里闯。

门上立即有人来拦住：“请问老爷！你老是来……？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给丁老爷子上寿。”

门上人仍然拦住不让进：“花爷的台甫？跟老爷子是什么交情？”

姓花的年轻人说道：“知道我姓花就够了。江湖四海，就是交情。你这样拦住我，岂不是得罪了丁老爷的客人，坏了丁老爷子的名声！”

他说着话，一抬手，手里拿着一根两尺多长，用布袋装着的棒子。棒子一贴身，门上的人脚下一个踉跄，仿佛有一股力量，将他推开。

姓花的年轻人便踱步地向里走去。

硬闯丁老爷子的大门，在常州这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的行为，何况今天大厅上坐满了江湖上的高手名人。

他刚走了两步，立即有人从四面围上来。

没有人拿兵器，丁老爷子的寿辰之日，总不能有人在门里流血。

但是，就凭赤手空拳围上来的四个人，也就够对付的了。

姓花的年轻人立定脚步，微笑问道：“各位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四个人之中，有人沉声发话：“朋友！今天是丁老爷子的寿辰，我们不愿意为难你，请吧，离开这里，我们不会

追究。”

姓花的年轻人“哦”了一声，不经心地笑了笑说道：“各位！今天是丁老爷子的寿诞之期，在下专程前来拜寿的，各位这样对我，是有些缺礼吧？”

丁府的人一点也没有放松，说道：“说句不客气的话，朋友！如果你只是想来吃喝一顿，没有问题，随我们出去，另外有地方招待。说是拜寿，我看免了吧！大厅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去了坐哪里？朋友你准是外地来的。来到常州，难道你没有个耳闻？丁老爷子府上，是你可以闹事的地方吗？”

姓花的年轻人突然一声冷笑道：“原来你们拦住我，是把我当骗吃骗喝的混混？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”

说着话，左手一挥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站在他对面的人，脸上挨了一个耳光。

这一记耳光打的真重，对面的汉子脚底下一个浮动。桩步拿不稳，登、登、登一连退了三步，嘴角流血，脸都打歪了。

剩下的三个人大概作梦都没想到，在这种地方会挨到别人的耳光。

三个人一愣之后，立即回过神来，骂到：“你是找死！”

三个人各自挥出拳头，狠攻对方。

姓花的年轻人不知如何身子一旋，只听得轰隆扑通一阵声响，三个人倒了一双半。

姓花的年轻人没有事似的，从容潇洒，朝着里面大厅走去。

这一来可惊动了不少人，这时一声：“抄家伙！”

立即就有十几柄刀和剑，从后冲上来。

姓花的年轻人还没有转身就听得大厅台阶上有人断喝一声：“你们都给我退回去！”

姓花的年轻人一看，大厅的格子门槛前，站着位老人家。

赤红脸，悬胆鼻子，四方阔嘴，苍白胡须根根见肉。两道寿眉、一双有神的眼睛，精光的头，看不见脑后的辫子。古铜色的有暗寿花纹的长马褂，里面是宝蓝色的长袍。神采奕奕，拈着苍须问道：“老朽就是丁常山，这位兄台有何指教？”

姓花的青年不慌不忙将布袋里的棒子夹到肋下，双手抱拳一拱说道：“晚辈姓花，特地前来向丁老爷子拜寿。府上尊佣拦住晚辈不让进门，而且语多讽刺，故而出手教训了他们一下，晚辈是怕他们坏了老爷子的名声，真是得罪的很！”

丁常山老爷子双眼神光一扫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花老弟台，这些人愚蠢不敏，得罪了老弟台，请千万不要见怪。老弟台专程前来，拜寿二字，老朽确不敢当。来来来！请到厅上，老朽要先罚一杯，向花老弟台赔罪！请！”

姓花的年轻人微微一笑说道：“丁老爷子果然名不虚传，果然是仁义老前辈。晚辈忒鲁莽了，怪罪！怪罪！”

他迈开大步，走上台阶，正准备随丁老爷子进去。

忽然有人叫道：“慢着！”

丁常山老爷子一看，立即拱手说道：“原来是本家三爷！没事没事！只是敝庄的小伙计迎客失礼。丁三爷！请回座饮酒。”

姓花的年轻人“哦”了一声，笑笑说道：“听老爷子这么一说，想必尊驾就是江湖上有名的华山三剑的丁三爷！丁三爷！你喝住在下，有什么指教？”

站在丁老爷子的对面，正是有名的剑术大家华山三剑的老三丁叔仁。

丁三爷五短身材，颀下无须，年龄约在四十出头。

人不高，嗓门大。他没理会姓花的年轻人，只是对丁常山老爷子说道：“老爷子！这小子分明是来找麻烦的，当前天下英雄好汉都在这里，他成心给你难堪，这种人容他不得。”

丁老爷子摇着手说道：“三爷，请回座！请回座！今天一切都看在老哥哥份上。难得各位好友都莅临敝地，来贺贱辰，无论如何，三爷不要生气！”

姓花的年轻人笑笑说道：“丁三爷，听到没有，老爷子寿诞之期，是好日子，常言说得好：不看僧面看佛面。要搁在平时，丁三爷！你这句话，就会给你带来一场难堪。”

丁叔仁一声怒叱：“好小子！你敢放肆！”

他从丁老爷子身侧一旋而出，他人虽矮胖五短，却是十分灵活。如同一阵风，直扑上前，伸手就抓。

姓花的年轻人一闪身，闪到旁边。口中说道：“丁三爷！再有一招，我就不让了。”

丁老爷伸开双手，拦住叫道：“本家三爷！看在老朽薄面份上……”

他的话没说完，有人上前扶住他的手臂说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请容我说句话。”

丁老爷子一看，连忙说道：“本家大爷，请你劝劝三

爷！”

丁伯仁丁大爷是华山三剑之首，他缓缓地说道：“老爷子，今天是你的寿辰好日子，说什么老三也不应该闹事。可是，老爷子，你可注意到，这位老弟不是简单的人物。就凭他方才那样一闪身，就可以看出他是位高手。他说他来拜寿，我看他是别有用心。老爷子！让老三斗斗他，掂掂他的斤两。再者把他来到丁家庄真正的用心，给找出来。”

丁老爷子很深沉地说道：“本家大爷，恕老朽说句放肆的话，这位花老弟台一来到丁家庄，踏进大门就有人告诉我。待老朽刚一出来就看到他一举手，击倒了丁家庄的四个壮汉。我已经看出来，花老弟台是位高手，而且是位超出一一般的高手。本家大爷！今日贱辰，一切都冲着老朽，但求祥和吧！”

丁伯仁大爷是个细长挑个子，人显得有些阴沉。当时淡淡地笑了下说道：“只怕别人不肯善了。”

丁老爷子严正地说道：“本家大爷！老朽已经风烛残年，从不与人结怨，这位老弟台就算冲着老朽来的，看在老朽这一大把白苍苍的胡子份上，他也不会让老朽在今日难堪！”

他侧过身去，对姓花的年轻人点点头说道：“老弟台！请！”

姓花的眼神从丁大爷身上转到丁三爷，然后一昂头，将肋下夹的那根布包的棒子，叭地一声，交到右手，大踏步走进厅堂。

这间厅堂是够大了的，一眼看去，但见黑压压人头一片，少也在七八十席之间。

本来厅堂里是笑语喧闹，喜气洋洋。可是，此刻却变得静寂无声。即使有人说话，那也是窃窃私语。

丁老爷子在堂口说的话，大家都听到了。

丁三爷那一招“懒龙舒爪”，大家也都看见了。

姓花的年轻人那样意气昂扬地走进大厅里来，大家也都感受得到了。

丁老爷子如此曲意息事宁人，大家也了解到了。

可是，在这样八九百人的聚会场所，像华山三剑丁叔仁丁三爷这样霹雳火的脾气，当然不只是他一个。

就在丁老爷子丁常山让姓花的年轻人坐在靠近寿星那一桌时，立即引发同席一位江湖名人的不满。

此人在淮北洪泽一带，大大有名，人称：洪泽虎。他本来的姓名是倪君敬。五十上下的年纪，火爆脾气不下二十岁的年轻人。

倪君敬霍地推席而起，愤然说道：“丁老！他是何许人？让他坐在这一席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、乳臭未干的浑小子，丁老要如此看重他，置我们这些人于何地？”

丁常山老爷子拱手说道：“倪大兄，事出非常，一切失礼，看在老朽平日交情，改日谢罪。这位花老弟台，来给老朽拜寿，就是丁家的客人，倪大兄！杯酒就可以释嫌，千万不要生气。”

倪君敬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丁老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隐私落在这小子手里，才如此的忍让！”

这话说得太难听，丁常山脸色一变。但是，他忍而未发，毕竟今天是他的寿辰，来的都是他的客人，他要容忍一切。

但是，这句话惹恼了姓花的，他坐在那里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尊驾这样一把年纪，怎么说话竟是如此的粗鄙不堪。丁老爷子誉满江湖，人人尊敬，你今天是来做客，怎么可以说出这样失礼的话来？”

倪君敬生就一双环眼，此刻一瞪眼，嚷道：“小子！你敢这样骂我？”

姓花的冷冷地说道：“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，像你这样粗鄙的人，我还真不愿意开口骂你。”

倪君敬那里能忍受得了，他也顾不得同席的排帮江淮总舵舵主华子清的劝告，更顾不得丁老爷子站在那时忧怨的眼神，他伸手在桌子上一按，人霍然腾空而起，拔起五尺，双脚踢向姓花的。

这种踢法虽然凶猛。但是，也太过托大，下盘完全暴露在别人的攻击之中，太过轻视对方。

姓花的根本没有动，观得真切处，疾伸双手，快速无比，没有看清楚他用的是什么手法，只听得他叱喝一声：“去吧！”

只见倪君敬人似平空而起，越过五六张席面，落在一张桌子上，害得席上人纷纷闪开。扑通一声，砸得碗盘齐飞，汤水四溅，倪君敬砸得满身汤水，狼狈不堪！

偏偏这时候还有好事之徒，高声喝采：“真好身手！”

这采声当然是为姓花的喝的，听在倪君敬的耳朵里，可就如同刀刺。他也知道对方那一摔之际，已经说明自己看走了眼，姓花的是位高人，烦恼皆因强出头，今天是辱由自取。如今这采声一喝，倪君敬可以死，他不能如此下台。

他从桌面上翻身跳起来，江湖的人，虽在酒席筵前，仍然携带着趁手的兵器。一伸手，大环刀出鞘，虎扑上前，连话也不讲，照准了姓花的顶头就砍。

姓花的一闪身，快步从酒席间隙走到厅堂门前的空处，说道：“今天是丁老爷子的寿辰，我不愿意席前有人流血。如果你要找死，寿筵一过，随时候教。”

倪君敬如果稍有理性，可以就此下台阶，落个相安无事。可是此刻他已经迹近疯狂，一切的话都听不进去。

因为倪君敬在淮河洪泽湖一带，纵横廿余年，从没受过这种羞辱，他不能忍受。

一声虎吼、一个虎扑，跳到厅前，大环刀泼风也似的连劈五刀。

姓花的从容闪躲，让罢五刀，他伸手解开布袋锁口，抽出亮光闪眼的钢棒。

正好这时倪君敬的大环刀，环声叮当，刀风刺耳，一个拦腰横砍过来。

姓花的霍的双手一握钢棒，倏地向左一迎。

只听得当的一声金铁交鸣，溅起一阵火花。倪君敬断没想到对方竟会如此硬接，当时他的右手虎口一热，手臂一麻，大环刀握不住，脱手而出，飞到两丈开外，砍得水磨青砖砂屑横飞。

姓花的身影快极了。

只见他脚下一个绞步，抢到倪君敬身边，钢棒已经点向腰眼。

丁老爷子高声叫道：“花老弟台！手下留情！”

姓花的手腕肘一挫，钢棒贴住倪君敬，没有更向前进，

说道：“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，我要尊重今天寿星的意见，否则你今天就要为你的鲁莽，赔掉一条命。但是，像你这样一把年纪，却不知道修养德行，我不能不给你一点教训，让你知所警惕！”

说着话，他手中的钢棒闪电似的一掉头，那朵黄色的小花，顶住倪君敬的背脊。突然他向前一送，倪君敬哎唷一声，人向前一个踉跄，咳嗽一声。

姓花的说道：“我在你背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记号，要让你痛上一个月，然后保证没事。”

钢棒收回，朝丁老爷子面立，抱着棒子一拱手：“告辞！”

丁常山老爷子连忙过来说道：“花老弟台，务必请留下，老弟台年纪轻轻，功夫惊人，老朽才知道江山代有能人出，我们的确是应该退休了。”

姓花的淡淡一笑说道：“丁老爷子，我很抱歉，我不能留下。老实说，我现在很失望，所以，我不打算留下。”

丁常山诧异地问道：“老弟台，你失望？失望什么？你来除了给老朽拜寿之外，还有其他目的是吗？这目的是什么呢？”

姓花的朗声说道：“在我原先的想法，以老爷子誉满江湖的声望，今天七十大寿，必定有江湖上各门各派各路高人，前来拜寿。丁家庄一定是高人云集，结果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等不入流脚色，昂然坐在席上，既没有德行，又没有功力，空有虚名，真是闻名胜见面，见面不如闻名，好叫我对当今武林失望！”

他一口气朗朗说到此地，再一抱拳，道：“告辞！”

他转身大踏步向外面走去。

这一段话，出自一个年轻人的口，是太狂妄了，那无异是向在场所有的人挑战。即使他说时没有这个意思，让人听起来，就有这种感觉。

丁老爷子当时倒为之一怔，他摇着头说道：“花老弟台，你的话太……。”

姓花的已经走到厅堂之外。

突然嗖、嗖、嗖，人影连闪，有三个人随后追到了门外。

三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叱喝：“姓花的！你给我站住！”

这三个人的出现，使得大厅里起了一阵骚动。因为他们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。

第一位是峨嵋派的贺再生，是峨嵋派当今辈份最高的人。峨嵋派当代掌门，是他的师侄。贺再生一柄剑是武林公认十大剑术名家之列。

第二位是长江镇远镖局总镖头应一鸣，人称赛尉迟，使一条钢鞭，黑白两道，多对他敬畏三分。

第三位是少林寺的悟尘大师，是当代少林掌门的师伯，性情刚猛，功力称为少林当前一只鼎。

这三个人名望、功力都是一流，如今同时出现，在门外广场上拦住了姓花的，引起了在场人的兴趣。

大家都离席而起，一齐拥到门外。

姓花的冷冷地转过身来，环顾四周，老实说，此刻他已经没有退路。虽然不是有意的，却是让看热闹的人，四周围住。

姓花的突然哈哈一笑说道：“三位是要一齐上吗？”

三位武林名人，可当不起这样一问，大家面面相觑之后，贺再生一顺手中的剑，跨上前两步，说道：“狂妄的东西！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狂妄到几时？”

手中的剑一晃，凌厉地攻出分心一剑。

贺再生能在江湖上扬名立万，并不是因为他是峨嵋派掌门师叔，而是他的剑术确有超人之处。最大的特点，便在“快”与“诡”。

因为他出剑快、化招快，所以，使人防不胜防，诡计多端。

看起来出手分心一剑，等到你发觉时，剑尖已经穿透了心脏。

姓花的年轻人一侧身，使人看来好像剑尖已经穿进体内。但是，他就是那样准确地以一线之差，避开了剑尖，而且，他的右手快得和贺再生一样，钢棒一挑，从别人无法想像的方式，挑向贺再生的手腕。

贺再生大惊。

宝剑不收，两腿立即沉桩，左手发掌，向下拍击钢棒。姓花的年轻人快极了，钢棒倏地一收，人向前一伏，整个人趴在地上。

贺再生一掌解困，立即宝剑回肘一个急转，以一瞬间的变化，剑尖下垂遽插。

可惜他已经迟了。

他的剑还没插下，姓花的钢棒朝上一伸，任凭贺再生如何了解，他也无法想到人趴在地上，会有那么快的滚翻。他没有想到，就没有防备，只攻不守，门户大开。钢棒前端的小黄花，对准着贺再生的前胸，印个正着。



贺再生一阵剧痛，腰一勾、剑一垂，姓花的好像是突然而起，左脚立地，右脚曲膝，正好顶着贺再生弯下来的肚皮。咚地一声，贺再生的身子向后一仰，整个人向上飞了起来。扑通落地，躺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嘴里却渗出丝丝血水。

这个结果使得在场将近八百人，都楞住了。

贺再生不是倪君敬，是武林中真正有地位的高人。如此不出三招，败在一个名不见经传年轻的后生手下，这叫如何相信。

但是，你能不信吗？贺再生仰躺在地上，半晌还说不出话来。

镇远镖局总镖头应一鸣，拿着瓦面铁鞭，趑趄不敢上前。因为他自问功力高不过峨嵋大师贺再生。

在江湖上走镖的人，能看得出风向，是生存的重要条件，他们不会向扎手的硬钉子上去碰。应一鸣早已经没有了斗志。

悟尘大师脾气火爆，一横禅杖，抢上前占得一个有利的位置，双手抡杖，拦腰横扫。

姓花的年轻人手中钢棒护腰，不闪不让，竟把握住悟尘大师挥过来的劲道。半卸半贴，随着禅杖横飞而出。

悟尘大师趁势一敛力道，禅杖转扫为挑，呼地一声，姓花的年轻人被挑得半天高。

这时候，众人呼出暴雷样的彩声，少林大师，果然不凡。

可是彩声未了，只见姓花的年轻人直如鹰隼一般，人在半空中一个翻滚，手中钢棒幻起满天棒影，满头满脑地